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五

道光二十年。庚子。八月。辛巳。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鄧廷楨奏廈門攻擊夷船。護參將陳勝元。刺中白夷身死。鳥鎗擊中夷人二名落海。其餘中傷夷人甚多。當即明降諭旨。將陳勝元以都司儘先升用。賞戴花翎。其在事出力之蔡觀龍顧教忠。胡國榮。金光耀。陳光福。林建猷。曾恩仁。何有特興貴等。俱分別施恩矣。著祁寯藻黃爵滋於浙江審案完竣之後。馳赴廈門。密傳該處鄉民。及未與是役之微員兵丁等。詢以六月初間。夷船駛至廈門。彼時情形若何。究係孰先開礮。如何接仗。該夷傷亡若干。我兵有無傷損。其船隻何時駛去。合

起傳詢。毋令串通。並密傳提督陳階平。諭以現奉密旨。傳詢該提督廈門一役。情形虛實若何。該提督本係局外。不妨據實一一縷陳。毋稍瞞隱干咎。並詢以始而告病。繼而銷假。此中有無隱情。或別有齟齬之處。均着詳細登答。將來覆奏時。我等自得之採訪。斷不致將汝牽涉。該大臣等照此辦理。似可盡得實情。據實入奏。其在廈門接仗之弁兵等。概毋庸查問。以防欺飾而昭覈實。

又

諭。

昨因琦善奏唤夷聽受訓諭。起碇南旋。當降旨將現辦情形諭知伊里布等。諒已遵照辦理矣。所有調至鎮海防堵兵丁。着伊

里布妥爲約束。毋許滋擾閭閻。其羸弱無用兵丁。着即酌量撤回。以節縻費。

着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裕謙。江南提督陳化成。奏竊臣等

欽奉

上諭。夷船游弈。必須探明船隻多寡。並密派幹員。察其來意。如該夷秖駕小舟。求遞字帖。務須飭令委員。就近接收。由驛馳奏呈覽等因。欽此。茲於八月十四日。有大夷船五隻。駛至川沙廳三尖角洋面寄碇。探聞實有小船二隻。駛近吳淞海口。經川沙營外委顧振龍帶同兵勇。攔截盤詰。一船即行駛去。追獲一船。內有九人。並搜出夷書一封。面有江南提督開拆

字樣。臣等公同折閱。係夾懇提督韓呈宰相大臣字帖二封。一係楷書。文理不通。一係夷書。不成字體。又刻板書一本。告示二紙。隨督同蘇松太道王玥。詢據投遞字帖之人。名黃茂正。鄭三合。林財。鄭楳。李源祥。朱古。貴雄。張熊。吳明暉。俱係廣東澄海縣人。從廣東販運糖貨。前來上海。投行發賣。於六月二十九日。在廣東關船。由外洋行駛。並未經過舟山。亦未遇見夷船。八月十四日晚。駛進三尖角洋面。始見夷船。將其船隻牽住。逼令駕坐自己三板小船。夷船上亦放三板船一隻。帶令進口。因見防守嚴密。兵勇攔截盤詰。即將夷書等件。擲在伊船。轉帆東去。現在船貨截留。

要等回信方得放回等語。究詰不移。似無遁飾。臣等查該

夷船既係呈遞字帖。自應遵

旨接收。當將鄭三合等七名。飭令寶山縣小心收管。黃茂正吳明

暉等二名。令其仍坐原船。傳諭該夷。業將字帖進呈。聽候

大皇帝諭旨遵行。但夷情詭譎。現當秋潮旺漲之時。難保其不再

行逼令該商船。指引線沙。隨潮闌入。臣等惟有督飭防堵

文武各官。小心防守。相機辦理。斷不敢稍有疏忽。

諭軍機大臣等。裕謙等由驛馳奏夷船駛進內洋。逼令商船。呈遞

字帖一摺。覽奏均悉。天津夷船起碇回粵。聽候欽差查辦。業經

降旨。由五百里諭知伊里布。暨沿海各督撫。一體遵照矣。現在

川沙廳洋面。既有夷船寄碇。該署督等。仍當認真防範。不可稍
形懈。各海口防兵屯聚。務當督飭文武各員。嚴加約束。毋許
擾累居民。以致別生事端。是為至要。
裕謙又奏。再我
朝中外臣服。天下一統。幅幁廣闊。為從古所未有。該夷僻處
海隅。竟敢視同敵體。實屬夜郎自大。語句亦多狂悖要挾。
臣本不敢上瀆
天聽。因前奉有
諭旨。亦不敢不代為具奏
硃批。所見大差。遠不如琦善之遵旨曉事。原字原書。一併封奏。使

朕得洞悉夷情。辨别真偽。相機辦理。若似汝之顧小節而昧大體。必至僨事。殷鑒具在。不料汝竟效前明誤國庸佞之所為。視朕為何如主耶。試思我朝之所以興。開國時一切情偽無不上達之故。前明之所以亡。事無鉅細。率皆壅蔽。故國事日非。措置失宜。可不懍之又懍。在汝亦不值朕發此議論。蓋遇事觸懷。信筆而作。

盛京將軍耆英副都統祥厚奏。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一日。准

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日。奉

上諭。耆英等奏夷船潛入奉天洋面遊弈。帶兵督防一摺。覽奏均悉。此次夷船駛至奉天。如情詞恭順。另派小船投遞稟揭等件。

該將軍不必遽開槍礮。仍遵前旨。派員接收。將原件由驛馳奏。
儻有猝驚情形。斷不准在海洋與之接仗。蓋該夷之所長在船
礮。至舍舟登陸。則一無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誘之登岸。督率
弁兵。奮擊痛剿。使聚而殲旃。乃為上策。該將軍務當謹慎持重。
相機妥辦等因。欽此。伏查八月初九日。夷船一隻。在常興島塔
山以南外洋停泊。後即滑赴八岔溝。汲取泉水。因值秋令。
泉水漸涸。未能汲取。乃在外洋停泊四日。即於八月十三
日拔錨西駛。當夷船未拔錨以前。奴才等伏兵島內。密遣村
民。以售賣牛羊為名。設法誘引。該夷詭詐異常。來者不過
三五名。其餘不肯棄舟登陸。該夷所恃者不過船礮。迨經

登陸。易於成擒。但此次夷船業經西駛。如再有潛來者。芬等仍當設法誘引。若能得有數百名登陸入島。芬等當率領官兵。奮擊痛勦。以彰

國法。復查常興島南面。瀕臨外洋。大船可以停泊。北面逼近娘娘宮海口。東西兩面。灘薄水淺。大船不能寄碇。該夷船在南面外洋停泊。北面不能深入。今芬等駐紮海口。每日操練官兵。講求水師。惟期剿除逆夷。以靖海疆。仍隨時體察情形。如復州海洋安靜。夷船不行潛來。芬祥厚現在該處駐紮。芬耆英即可就近前赴金州旅順口一帶。履勘籌辦。一俟查勘畢。芬耆英仍馳回復州駐紮。相機辦理。

硃批覽奏俱悉

甲申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奏稱查英夷素屬化外久著橫名故凡海處諸邦莫不為其所困前於本年七月間該夷膽敢駕駛兵船多隻來至天津仰蒙

聖恩逾格指示先機臣得藉資領悟隨查有督標左營千總白含章心地伶俐膽力壯強節經派令前往夷船接送公文等事藉使察探該員並無寸刃隻身來往其間該夷亦頗以其敢於前行甚為契重酬以刀鎗等物均各卻辭不受而其於應接之間或剛或柔頗能隨機應變甚至故與該夷通事跟役之流佯為戲謔以便任意誘詢到處探翻俾得

察其隱微。該夷船身甚固。非七八千斤大礮。不能穿其板片。其艙內住人之處。均在兩旁。厚積棉被。以備交戰時浸溼張懸。遮攔槍礮。至於船身。則又均係該國產生之油木所造。性堅實而其質棉韌。非杉木等類之比。礮攻未能深入。而該夷所帶。均係銅礮。檢閱礮子。有重至二十八斤者。轉為我軍之所未有。溯查向來破夷之法。有攻其船之下層者。今則該船出水處所。亦經設有礮位。是意在回擊也。又有團練水勇。穿其船底者。今則白含章親見其操演水兵。能於深五六丈處。持械投入海中。道時則又跳躍登舟。直至顛頂。是意在抵禦也。又有礮火焚燒者。今則該夷泊

船。各自相離數里。不肯銜尾寄碇。其風帆係白布所爲。節節斷離。約長不過數尺。中則橫貫漆桿。藉以蟬聯。非如蓬篾之易於引火。是意在卻避延燒也。凡此皆我師從前之長策。而該夷所曾經被創者。茲忽見機籌備。是泥恒言以圍之。執成法以禦之。或反中其詭計。未必足以決勝。且據其跟役詳稱閩粵等省。擊破之船。皆該夷之所謂划子船。長不滿三丈。除水手十餘人外。僅止容納數人。雖經疊次被擊。總未見其獲有器械。蓋緣本非兵船。是以並無兵器。又稱該懿律等。本年之來。意在乞

恩求請各款。初非欲圖滋擾。即其占據定海。亦緣先被轟擊。始行

回手。追見兵民逃散。因即蜂擁入城。其在各省遊奕。亦祇
圖窺探形勢。熟識沙線。如蒙
大皇帝恩准所請。該夷則仍感戴如前。否則將於明歲大肆猖獗。
本年所來兵船。僅四十隻。現在測量水勢。知有攔江沙者。
大船不能駛入。復欲改造小號師船。該千總答以兵船已
來四十隻之多。宜復尚有加增。據稱該夷以一國之大。頻
年往來洋面。且附近尚有屬國。皆可調撥。所有兵船。何止
此數各等語。據該千總向臣告知。臣思該國既有國王。宜
必以理法自繩。何以不單求貿易。乃敢逐條求索。隨復乘
送給食物之便。令該千總。復向該夷跟役探詢。其始猶囁

需不吐。追反覆相誘。始據該跟役潛向告知。該國王已物故四年。並無子嗣。僅存一女。年未及笄。即為今之國王。該國有大族二十餘家。皆其國之權臣。議事另有公所。祇須伊等自行商搉。不受約束。揣其詞意。或前此粵省燒燬之煙。其中即有各該權臣之物。又詢以此女何不適人。據稱向來該國女子許嫁。皆係自行選擇。茲亦任其自主。並稱此女尚有胞叔一人。待其既字之後。其國或讓與伊叔。抑或讓與他人。亦復任其自便。是固蠻夷之國。犬羊之性。初未知禮義廉恥。又安知君臣上下。且係年輕弱女。尚待擇配。則國非其國。意本不在保茲疆土。而其國權奸之屬。祇

知謀取私利。更不暇計其公家。縱以橫恣之故。釀來傾國之實。亦復罔知顧恤。蓋此等權臣逞忿。何事不為。故求索不專在通市。又詢以該夷何不近在廣東滋鬧。乃復遠遊各省。據稱粵海商民。因被查辦急切。已甚苦累。其不致激成事端者。實屬

大皇帝如天之福。該處虎門地方。我軍設有礮臺。澳門為西洋夷人住居之所。彼夷亦設礮防禦。自未便致乖和好。推測其意。似不肯傷其同類。或以廣東商民。與該夷通氣者多。因不欲肆其擾害。未必盡畏該省之防範也。是該夷之光頑難化。習與性成。雖

天威遠被四表。無不可懾服之人。而糜餉勞師。究恐未能迅速蕆
事。故臣反覆思維。粵東既失計於前。致令有所藉口。定海
復失守於後。益使肆其鴟張。此時欲期帖服。實屬萬分棘
手。況臣機宜素昧。尤覺悚惶無地。惟有趕緊料理。即遵
旨迅速入都。跪聆
聖訓。
諭軍機大臣等。琦善奏。探詢㗁夷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探訪詳明。
可嘉之至。琦善著將海口要務。趕緊妥為料理。一經清楚。即遵
奉前旨。迅速來京請訓。
琦善又奏。臣於本月二十三日。承准

廷寄○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由驛馳奏○𠸄夷全行起碇南旋一摺○已明降諭

旨○派琦善馳驛前往廣東○查辦事件○琦善接奉此旨○著即迅速

來京請訓○一面悉心籌畫○將應留應撤各兵○分別覈辦○仍飭令

該將弁等○加意防範○毋稍鬆懈等因○欽此○伏查𠸄夷現已欽遵

諭旨○全數起碇南旋○惟夷情反覆無常○現尚未經准到山東撫臣

咨會○望見夷船南下確信○海防不敢稍疏○且本年一切籌

防事宜○均悉倉猝取辦○所有各處兵丁○臣已遵

旨○酌量應留應撤○分別覈辦○除將原調正定鎮標兵五百名○霸州

靜海○四黨口等營兵四百名○務關寶坻武清等營兵五百

名。首先來至海口之督標兵六百名。宣化鎮標礮手四十名。均先撤回歸伍。又永平一帶所調提標三屯等營兵一千四百餘名。已行知各該委員將派防小口者。先行裁撤。又前奏調防黑洋河。瀾河等處之遵化營兵二百名。甫到八十四名。已飭令一併旋回外。其餘尚有督標兵九百名。正定兵三百名。河間兵二百名。並天津鎮標兵弁。又永平一帶派防大海口之各兵丁。統俟准到山東咨會。望見夷船南下後。並即一併撤退。所有各處礮位大藥鉛彈鐵子等項。其在天津者。即交中軍遊擊存貯。其在海口者。即分交葛沽大沽海口等營存貯。其在甯河海口者。即交北塘汛

存貯。其在永平一帶海口者。即飭各處附近營汛存貯。均不任短少潮溼。以資儲備。至各路新築礮臺。雖不敢從容造築者之堅固。然亦飭令附近營兵。常川看守。勿任損壞。臣俟料理清楚。並准山東省咨會到日。即迅速趨詣

闕廷。跪聆

聖訓。

諭軍機大臣等。琦善奏清理海口要務一摺。據稱前調兵丁。遵旨分別撤留等語。均著照所議辦理。至各處礮位大藥鉛彈鐵子等項。現據琦善就近分交天津等營存貯。火藥一項最為儲備要需。務當嚴飭營員。妥覓乾燥處所收貯。儻有短少潮溼。致滋

十

貽誤。惟琦善訥爾經額是問。其新築砲臺。亦著該督等飭令附

近營兵。常川看守。勿令損壞。

琦善又奏。再臣標左營千總白含章。自派委前往夷船。接

取公文以來。節次往返。皆其一人。該員身無寸刃。敢於屢

入彼船。不辭勞險。且其傳語之間。頗能曲合事機。無失體統。

此係他省所無。可否仰懇

天恩。准將督標千總白含章。以守備儘先升用。先換頂帶之處。出

自

鴻慈。至臣現在奉

旨。前往粵省。人地生疏。而該處又與嘆夷交接者多。一切傳諭該

夷等事。難保無妄肆欺朦。該千總既與該夷熟悉。而其人尚堪任使。臣不揣冒昧。並請將該千總帶赴粵東。一俟事畢。仍飭回直補用。斷不敢留於廣東。致開倖進之門。

諭內閣。琦善奏請將千總白含章。帶赴粵省等語。直隸督標千總白含章。着加恩以守備儘先升用。先換頂帶。賞戴花翎。准其帶赴廣東。差遣委用。該部知道。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奏暎夷夷船隻。遵旨起碇南旋等語。該夷船起碇南旋。必由山東海洋經過。着托渾布派員偵探。如有該夷船經由該省洋面。即將船隻數目。經過情形。逐一查明。迅速由驛馳奏。仍着遵照前旨。謹守要隘。毋稍疏懈。

九月。庚寅。

諭內閣。前因鴉片煙流毒海內。特派林則徐馳往廣東海口。會同鄧廷楨查辦。原期肅清內地。斷絕來源。隨地隨時妥為辦理。迺自查辦以來。內而奸民犯法。不能淨盡。外而興販來源。並未斷絕。甚至本年暎夷船隻。沿海游奕。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直隸。盛京等省。紛紛徵調。糜餉勞師。此皆林則徐等辦理不善之所致。林則徐。鄧廷楨。著交部分別嚴加議處。林則徐即行來京聽候部議。兩廣總督。著琦善署理。琦善未到任以前。著怡良暫行護理。此次暎夷各處投遞稟帖。訴稱冤抑。朕洞悉各情。斷不為其所動。惟該督等以特派會辦大員。辦理終無實濟。轉致別生事

端。誤國病民。莫此為甚。是以特加懲處。並非因該夷稟訴。遂予
嚴譴也。
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裕謙奏。臣前據夷船所遞字帖。文
理雖屬不通。而察其情詞。大抵伸訴該夷領事義律呈繳
夷船鴉片煙土。及禁絕柴米。驅逐出澳之事。惟查呈繳煙
土。係在道光十九年二三月間。禁絕其柴米。則在是年六
月。現在所遞字帖內。有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八日。由英國
蘭墩京城付字樣。是該國纔發此帖之日。義律既尚未呈
繳煙土。即
欽差大臣林則徐亦未行抵粵省。該國距粵。尚有數萬里。何由

預知。臣聞義律係噗咭唎人。最為狡詐。十餘歲時。前來澳門。經已故之偽軍師嗎哩啞。教以漢夷言語文字。管理貿易帶兵等事。為該國領事頭目。告示文書。悉出其手。該國兵船向泊離粵二萬餘里之孟呷唎萬打喇沙等處。專為販煙而設。背聽義律調遣。該國王僅知收稅。不理軍務。則今之勾結謀逆。竊據定海。進言挾制。皆係義律所為。而非該國王所遣。已可概見。臣愚以為義律不誅。兵端不息。必得擒獲義律。則主咸無人。各酋自皆解散。破之不啻摧枯拉朽矣。江蘇地方。雖非該逆必到之地。而臣誓不與同天日。現在懸立重賞。偵探布置。務期誅此逆夷。以快人心而

伸

天討。再該夷船現仍忽隱忽見。或多或少。出沒無常。游弈不定。情形深為可惡。臣惟有堅持定見。鎮靜防堵。如敢乘潮駛入內洋。近岸侵犯。自當會同扶鎮。督率官兵。併力攻擊。

硃批。覽。

辛卯。山東巡撫托渾布奏。竊照暎夷船隻七月間。先後由東省外洋北赴直隸天津海口。均經臣節次具奏在案。茲於八月二十二三等日。據巡洋員弁探報。先後有夷船八隻。自北折回。其三隻由外洋南駛。其餘大小夷船五隻。駛至鼉磯島外洋長山島迤北游弈。正在委員飭查間。該夷

六人駕杉板小腳船一隻。駛至登州府水城附近口岸。託

漁船代呈字條。求居民賣給食物。經臣委員查問。據稱伊

等在天津已奉有

恩旨。由津起碇回南。聽候

欽差查辦。因船內人多。口糧不敷。求買食物。詞甚恭順。臣因該夷

既無桀驁情形。欽遵前奉

諭旨。妥為撫馭。不開鎗礮。惟不准其傍岸。與民人私相交易。當即

委員赴該夷領事人義律坐船傳諭。飭令安靜候示。並戒

以既遵

旨南還。沿途不許別有滋擾。該夷俯首聽命。甚為感激。臣一面發

價飭縣購買牛羊菜蔬等物。酌量賞給。該夷人當欲呈繳價值。臣傳諭委員。不令收受。是日申刻。據登州鎮臣梁勝灝署登州府知府英桂等。在沿海各口岸巡防。瞭見駛近內洋口岸各船。徧插五色旌旗。鼓樂大作。夷衆數百人。一齊出艙。向岸羅拜。旋即開帆南駛。一時文武官弁。及軍吏士民。萬目環觀。咸謂夷人如此恭順。實出意料之外。同聲欣忭。歡悃非常。查前准直隸督臣咨會。天津共有夷船八隻。數與現在南駛船數相符。

托渾布又奏。再該夷小船駛入內洋。經臣委員查問。該夷人聲言伊國領事人。有致臣書一函。求委員代為呈遞。臣

欽遵前奉

諭旨接收。閱其書詞。據稱安靜回南。求臣准民人賣給食物。語極

恭順。臣欲體察該夷動靜。而文武員弁俱不能夷語。查詢

防來登之濰縣知縣招子庸。籍隸廣東。伊戚鮑鵬。先曾在

粵省洋行貿易。粗曉夷語。現同招子庸在登。臣假以撫馭

為名。委員帶同鮑鵬。赴該夷大船探詢情形。該夷人義律

嗎禮遜等接見時。甚為恭敬。聲言伊等此來。志在乞

恩。今下情幸蒙

大皇帝鑒察。

欽差赴廣東查辦。不勝感激。斷不敢在途滋擾。詰以現來之船。僅

止五隻。餘船先往何處。據稱伊等初來時曾糾約孟雅喇
國兵船四十隻。以為後援。嗣蒙
恩賞。恐孟雅喇兵船續來。不知情由。誤行侵犯。更屬負
大皇帝厚恩。故由天津起碇後。先撥船三隻。由大洋迅速回國。阻
上前項兵船等語。查夷性詭譎。其言固不足盡信。然察其
情詞。似未嘗不知感戴
深仁。
諭軍機大臣等。托渾布奏暎夷船隻。一律由東洋南還一摺。據稱
夷船八隻。已先撥船三隻。由大洋南回。現來船五隻。亦由該省
洋面開帆南駛。併該省撫馭夷人酌賞食物。該夷情形極為恭

順等語。所辦俱合機宜。𠸄夷船隻。俱起碇南旋。既據該撫查明與天津夷船數目相符。著托渾布體察情形。將前調防守各官兵。酌量撤退歸伍。以節糜費。

又

諭。據托渾布奏。𠸄夷船隻。前由東省外洋。北赴天津。共有夷船八隻。現來夷船五隻。已開帆南駛。其三隻亦由外洋先回。該夷情形極為恭順等語。𠸄夷船隻現俱起碇南旋。恐沿海將軍督撫等不知現在情形。特此飛示耆英。裕謙。怡良。知悉。並著詳加酌覈。將前調防守各官兵。分別應留應撤。妥為辦理。托渾布摺片。著鈔給閱看。

閩浙總督鄧廷楨奏。福建省前募水勇八百名。赴浙協剿。經臣奏明飭委安平守備陳景嵐管帶。徑由閩洋入浙。交提臣余步雲調遣。惟因水勇配坐商船。應在泉州雇齊。駕赴馬巷受載。水程紆折。輾轉需時。節經嚴催啟行去後。茲據陳景嵐稟稱八月初六日商船到齊。准馬巷通判俞蒓點交水勇八百名。隨即分配十船。於初七日開船。十二日。駛至惠安縣所轄臭塗洋面。因節交白露。北風已作。行駛為艱。且海面均有夷船窺伺。十號船隻。於大洋巨浪之中。勢難聯絡同行。設有攔阻。不但器械不齊。亦且衆寡其敵。首尾實難照應。請改由旱道入浙。進出船價。作為路費。尚屬

有盈無絀。不致掣及驛站等情。臣查嚴委係實情。當即飭令泉州府。督同晉江縣。將船價全數追繳。交陳景夐具領。押令於十六日登陸啟行。遄程前進。及早抵浙。聽候調遣。

諭軍機大臣等。𠸄夷船隻。前由天津起碇。本日據托渾布奏折回各船。查係南還。聽候欽差大臣查辦等語。福建省現在團練水勇。是否應撤應留。著保昌吳文鎔酌量實在情形。妥為辦理。至赴浙江水勇八百名。現經登陸啟行。如果接有浙省毋需調遣之信。亦著即行由陸路撤回。以節糜費。托渾布摺片。著鈔給閱看。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奴才於本年八月。十五十八等日。兩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本日據余步雲奏調撥兵丁一摺著伊里布詳查情形悉心

商酌應否調撥之處具奏請旨余步雲原摺著鈔給閱看

又奉

上諭本日據伊里布馳奏抵浙籌辦情形一摺㗁夷占據定海洋

面分船游弈蹤跡詭秘該大臣務須加意防堵仍不時密派得

力之人分投偵探該夷所恃全在船堅礮利一經登陸其技立

窮該大臣總當靜鎮持重不可在海洋與之接仗如敢登岸即

行痛剿至所奏調派壽春鎮兵來浙協力堵禦並請調閩粵水

師會剿之處著候旨施行各等因欽此伏查㗁夷熟習海洋長

於水戰自六月間占據定海以後即在縣城暨各要隘分頭防

守。琦前次細加揣度。非水陸夾攻。難以制勝。而江浙水師。

不能如閩廣之精練。故琦以該二省合師會剿。屢次瀆請。

福建提臣余步雲在途次採訪情形。亦以此議上陳。並敘

照嘉慶年間剿辦川楚教匪成案。聲請調舊添新。以免顧

此失彼。蓋欲藉此剋期收復。免致曠日持久。糜餉勞師。嗣

蒙

皇上諭以該二省。海口緊要。不能兼顧。並以咦夷船堅礮利。不可

在海洋接仗。再三

申儆。又蒙

示及該夷在天津遞稟訴冤。已令直隸督臣琦善妥為辦理。琦前

與余步雲悉心商酌。以閩廣既難協助。自應另行籌畫。即經委員密往定海。招集避兵丁。並飭寧波府等。雇募水勇。以抵應用水師之數。旬日以來。定海鎮兵丁。漸已陸續投回。水勇亦有應募之人。如果將各兵全數招齊。水勇源源募集。亦足以資遣用。至壽春鎮兵一千二百名。寄於抵浙之時。即經備文飭調。業據該鎮王錫朋統兵到浙。寄派令與浙省各兵。協同堵禦。現在直隸省如何辦理。（朱[illegible]本[illegible]情形不[illegible]）寄尚未得有消息。浙省惟當從嚴守衛。如該夷或敢闖入內地。即令陸路各兵。奮力擊退。將來進剿之時。亦當航海前往定海。登陸設法攻擊。其水師不過令其出洋。虛作聲勢。以為

牽制該夷之衆。所有江浙兩省前備各兵。以及現在招募之兵勇。可以將就敷用。閩廣水師。懇請毋庸調撥。以省繁費。

伊里布又奏再本月二十等日。有大小夷船數隻。駛入慈谿餘姚境內。直通海岸。經甯波府知府鄧廷彩署理餘姚縣知縣汪仲洋會督文武。及兵勇人等。先後將夷舟擊沈。並獲夷匪二十餘名。並現已飭令解營研訊。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馳奏。浙省水師。分別招徠雇募。毋庸另行調撥一摺。覽奏均悉。𠺌夷來至天津。遞稟訴冤。現經琦善妥為查辦。業已起碇南旋。本日。據托渾布奏夷船一律折回。

其駛至附岸小船。查詢夷人。據稱遵旨回南。聽候欽差查辦等語。
該夷現在情詞頗為恭順。著伊里布查明在浙夷船。是否全行
退回。所有招募各水師。有應撤應留之處。該大臣即酌量情形。
分別妥為辦理。再本日。鄧廷楨奏。福建前募水勇。由陸啟程前
進。聽候調遣等語。此項水勇。如果無需調撥。亦著伊里布飭令
仍由陸路折回。以節糜費。至該大臣所奏。寗波府屬等獲夷匪
二十餘名。著即妥為收管。俟有商船赴粵之便。解赴廣東。交琦
善辦理。托渾布原摺片。著鈔給閱看。

乙未。

諭內閣。前派林則徐鄧廷楨。在廣東查辦鴉片。乃時逾兩年。不但

未絶根株。轉致該夷赴近畿呈訴冤抑。成何事體。已將該督等
誤國病民辦理不善之處。降旨宣示。茲據吏部遵旨將該督等
議以革職。實屬咎所應得。林則徐。鄧廷楨。均着照部議革職。林
則徐着即折回。鄧廷楨亦著迅速前赴廣東。以備查問差委。
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裕謙。署江蘇巡撫。江蘇布政使邵
甲名。江南提督陳化成奏。竊照夷匪不靖。竊據定海。已蒙
簡派欽差大臣。赴浙會剿。各省沿海口岸。亦皆節節防堵。該逆計
窮食盡。剿滅之期。應在指顧。急宜預籌善後之策。以為一
勞永逸之計。臣等伏思該逆所恃者。船堅礮大。布帆輕便。
能於深水外洋。拋泊寄碇。伺我之間。疾駛而至。與其擊之

於汪洋大海。俾得用其所長。莫若擊之於沿邊口岸。使其不敢闌入。而擊之之法。添兵不如添礮。但其礮必得致遠過彼。方能制勝。查江蘇省沿海地方。綿長一千數百里。口岸林立。而現在安設可用礮位。最大者重四千五百斤。僅止二位。餘自三千斤至數百斤不等。尚不足以資抵禦。臣等體察情形。審度夷情。擬添鑄自三千斤起至八千斤止大礮數十位。分口排列。大礮擊其高而遠者。小礮擊其低而近者。口岸之防守既嚴。奸徒之接濟自絕。該逆夷欲進無門。久伺無食。自必無計可施。潛蹤海角矣。惟江蘇並無鑄礮匠工。查閱舊礮。有廣東省鑄造字樣者居多。閩省

亦有鑄礮之人。應否由臣等覈定應鑄礮位數目。咨會閩

廣二省。代為購鑄解蘇。抑由閩廣雇募匠工多名。解蘇製

造之處。事關添鑄大礮。自應請

旨飭下兩廣閩浙總督妥議辦理。以昭慎重。如蒙

俞允。所有此項經費。容臣等另行籌議具奏。不敢請銷咨項。

丁酉。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𠀤於本年八月二

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十五日。奉

上諭。本日據宋其沅奏烏爾恭額移交拏獲漢奸閩吉祥。布定邦

及黑夷等。並安插難民等語。漢奸黑夷。係何人何處盤獲。其被

獲之時。係何情形。該犯等深入內地。營謀何事。何以束手待縛。
其所吐供詞。大致若何。俱未據該護撫詳細奏明。著伊里布查
明。據實具奏。該夷占據定海之後。雖未妄行誅戮。現在逃入內
地者。究有若干民人。定海城內外。仍有若干戶口。既據該護撫
奏稱被難民人紛紛逃入內地。是定海城內情景。逃民必能一
一詳述。著伊里布一面與該護撫籌商安插。清查戶口。酌給撫
恤口糧。俾無失所。一面即向該逃民。探詢定海城內民人著落。
詳晰奏聞。等因。欽此。遵查浙省於本年六七月間。先後緝獲漢
奸闕吉祥布定邦等二名。又另獲黑夷六名。內闕吉祥一
犯。係鄞縣差役在寗波府城內。見其形跡可疑。拏獲解縣。

該犯供係江南海州人向在廣東生理投入夷船同至暎咭唎國本年又偕各夷來浙今因入內探聽消息致被拏獲等語迨提覆訊該犯頓翻前供堅稱實係良民並非奸細前供係畏刑妄承以後疊次研鞫均極口呼冤堅不承認又布定邦及黑夷六名係在定海各島購買牲畜砍割柴草及孤身行走被巡緝弁兵島中居民陸續獲解訊據布定邦供認係廣東香山縣人經地方官給與牌照與西洋各國貿易上年被差役誣以私通外夷將伊親屬拏去監禁伊聞拏逃避本年經暎咭唎人嘆喧僱伊至船充當廚役六月初六日嘆喧船隻在島開行該犯當時不知開

往何處。及駛至定海。始知嘆夷已將縣城攻破。該犯即在岸上居住。二十五日。至县購買牛羊。致被拏獲。該犯並未隨同攻城。亦不知嘆夷因何來浙滋事等語。其黑夷六名。一名馬默。一名加海。一名金海。一名馬拉南。一名胡林。一名温咁。俱係嗹吖喇國人。受雇在夷船服役。並非兵丁。亦不知嘆夷來浙情由。及奴才抵浙。當提閔吉祥布定邦及黑夷審訊。布定邦與黑夷供仍如前。閔吉祥亦堅不承認。奴才查閔吉祥到案之初。雖供係漢奸。而其後歷訊並不承認。是該犯果否係屬奸細。殊未可定。至布定邦既籍隸粵省。乃竟敢投入夷船。難保無勾通接引情事。據供因喫唯自

粤開船來浙。並未隨同攻城。亦不知夷人因何至浙滋事
等詞。均屬不足憑信。各黑夷所供。僅止在船服役之處。亦
恐不無狡飾。必應嚴加根究。以期水落石出。惟浙省並無
質證之人。當飭府縣嚴行監禁。俟咨查原籍。並續能拏獲
漢奸審明實情。再行分別奏辦。該犯等均係單身就獲。故
當時並無抗拒情形。其潛入各島。亦無別有營謀。惟前據
撫臣宋其沅原奏。所稱布定邦為暎夷得用之人。曾懸重
賞購求等語。係得自傳聞。奴才屢遣弁兵前往偵探。並無其
事。至定海城內。及近城居民。於城陷之日。四散逃避。城內
遺民。不過數十人。其各縣戶口。因距城較遠。安堵如故。逃

避之人。有當時即至郡城者。亦有先在各縣潛匿。續又至郡者。業經甯波府知府鄧廷彩鄞縣知縣舒恭受等。議定章程。確查該難民等。如果攜有貲財。及有可依親友。即令在郡居住。俟克復之日。飭令回籍。其餘貧苦無依之人。詢明如願往鄞郡傭趁貿易。即按其道路遠近。資遣前往。此外不能他往之老弱人等。均於各廟內妥為安插。每日散給錢文。俾資餬口。計自六月間至今。除依親傍友並自出己貲在郡寄寓之人不計外。其給貲遣赴鄞郡者。共二千八百餘名。在郡安插收養者。二千一百五十餘名。現在尚有來郡之人。亦均照查辦。並無失所。至該難民等於定海失

守之際。即行分頭四散。於城內夷情。未能知悉。無從詢問。
伊里布又奏。八月二十二日。據寗波府鄞縣等巡哨丁役
在定海縣屬青林嶴地方。瞭見白夷一名。手執銅規紙筆。
在山上測繪地圖。又有黑夷數名。在旁擁護。當與兵勇密
至山上。四面圍捕。將白夷擒獲。並戳斃黑夷一名。其餘黑
夷四五人。均各逃走。當將白夷解郡審訊。據供伊名晏士
叮喇打蘸。係嘆咭唎正埠人。在本國官居急頓甲化沙。本
年隨伯麥等。統兵來浙。其前伏冥誅之頭目。名急頓烏給
達。乃嘆咭唎二號頭目。其官職如中國副將之類等語。其
餘各情。因該夷人甚狡黠。語多閃爍。尚須細加研鞫。又八

月十四等日。據鎮海等營縣先後拏獲漢奸郁秀慶虞國楨及黑夷罵刺嗶喱突洽共四名。現亦飭提解訊。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奏前獲漢奸黑夷供多未確。及定海難民安撫得所一摺。覽奏均悉。定海城內遺民。僅祇數十人。其餘或赴鄰郡。或即在郡安插收養。著該大臣督飭地方官。妥為經理。渠係難民。必應加意撫恤。儻有假捏避難從中偵探者。即係奸匪。亦應嚴加體察。分別究辦。毋令朦蔽。所獲黑夷六名。又另片奏稱。拴獲白夷一名。鎮海等營縣拏獲黑夷等四名。俱著暫行收管。免有商船赴粵之便。派委妥員。解交琦善訊明辦理。至漢奸勾結滋事。甚屬可惡。亟應嚴辦。以儆兇頑。聞吉祥一

名。到案之初。既供係漢奸。何以歷訊又不承認。而定邦籍隸粵省。何以投入夷船。現在該大臣分別咨查原籍。著與續獲之漢奸郁秀慶歲閭楨等。俟咨查明晰。將伊等細加駁詰。務使案無遁情。供皆確鑿。據實奏聞。是為至要。

戊戌。

盛京將軍耆英奏。八月二十一日。據常興島瞭望官兵等報稱。外洋西南。約有六七十里。望有大船五隻。向北行駛。因北風極大。復向南折回。嗣據水師營巡哨官兵報稱。二十二日。在鐵山外洋。見有夷船二隻。向東行駛。二十三日申刻。復據金州守探委員豐伸及城守尉寶山知縣成章瓚

等稟稱。二十三日丑刻。有夷船二隻。在小平島西口停泊等因。各飛稟前來。奴才正擬前往金州旅順口一帶查勘。復因報有夷船在金州海口停泊。隨於二十四日。由復州海口起程。二十五日駛抵金州。該尉縣均在海口駐劄。奴才富令隨帶之協領恒升。緯勒豁倫。佐領特樸欽。先行前往海口。查探夷船情形。並諭令看其動靜。設法羈縻。或勸或撫。再行相機覈辦。是日亥刻。該協領等馳回。稟稱職等於酉初馳抵青泥窪海口。見有夷船二隻。在青泥窪棒槌島適中外洋拋錨。夷人腳船。近依大船。並未往來游奕。似難羈縻。且該海口距金州城。約有四五十里。時已將暮。隨即馳

回尋語。追至二十六日已刻。城守尉實山知縣成章禀
見。據稱職等均在海口帶兵晝夜防堵。本月二十三日。夷
船二隻。駛至小平島停泊。有夷人五六名。駕駛舢船旁岸。
向島內居民。欲買牛羊雞鴨食物。適守汛驍騎校武什杭
阿。改裝雜于村民之內。向夷人詢問。來船是否貿易。抑因
何事駛到此處。有夷人一名。自稱通事。答稱係由天津駛
來。並非貿易。不過到此置辦食物。當經驍騎校武什杭阿
告知。島內村屯甚少。住戶不多。並無牛羊。如用雞鴨。代為
尋找。夷人即求其代買。伊隨口應諾。夷人始散。二十四五
兩日。夷船復駛至和尚島。紅土崖棒槌島。青泥窪三山島

等處。或游奕。或停泊。形踪無定。忽遠忽近。並駕駛舢船在各口內外。用線繫鉛墜。試水淺深。二十五日申刻。在青泥窪榛椗島適中外洋拋錨。二十六日卯刻。乘風開帆。向東南放洋。究竟駛往何處。職等亦不能擬料等語。并查該夷船在金州海口停泊。膽敢以鉛墜試水。逆謀叵測。實堪髮指。至夷人內有能通語言者。名為通事。未必不是漢奸。是各處海防。更須倍加嚴密。以資捍衛。至金州所屬大小海口十七處。除水淺灘薄。大船不能攏入口內者九處。業經城守尉知縣分撥官兵民役。多則十名。少則五名。飭令小心防守。留神瞭望外。其餘小平島羊頭窪青泥窪和尚島

紅土崖。大孫山。雙島。龍王塘等八處海口。均關緊要。管連
日帶同協領城守尉等親往查勘。詳細審度。該海口非老
水貼岸。即距城較近。均應嚴加防守。方昭慎重。除原派官
兵民役外。又於每處加倍撥派兵役十數名。並于扼要之
處。安設礮位。責成尉協。常川梭織巡查。不准稍有疏懈。再
金州各海口。現在分撥官兵四百名。民役一百五十四名。
鄉勇一千五百三十三名。統計兵役鄉勇。共二千八十七
名。餘勢尚屬聯絡。管復將所調熊岳官兵二百名。酌分兩
留。於金州城南距紅土崖海口八里之丁國寨地方駐紮。
以為各處應援。惟查金州海洋島嶼。有十六處之多。斷難

分兵防守。經等逐島出示。剴切曉諭。所有牛羊。不准在切近海岸牧放。以免爭端。居民人等。各宜自固藩籬。尤不可貪利被誘。若受夷人籠絡。墮其術中。將來貽害身家。良非淺鮮。現在派兵在海口要隘防堵。原期衛民。爾等萬毋驚懼。仍須各安本業等因。出示去後。並密諭尉縣。令其留心訪查。如鄉愚內有貪利被誘者。即行查拏究辦。萬不可輕縱。等於金州查勘布置後。隨取道前赴旅順口水師營等處。詳勘該營水陣規模。尚屬整齊。戰船亦屬堅固。官兵槍箭。多有準頭。舊建礮臺三處。皆在山巔以上。今經協領德特賀。於臨岸新建礮臺一座。亦屬扼要。惟戰船十隻內。大

者不過八九○除守口巡哨○緝拏海洋盜賊○是其專責○若驅

之攻擊夷船○恐難制勝○誠如

聖諭○海洋萬不可與之接仗○仰見

聖謨宏遠○

睿慮周詳○奴才昌勝欽服○惟有諄諄面諭水師協領德特賀務當勤

加操演○隨時巡哨○不准稍涉怠忽○奴才即由水師營起程○九

月初六日○仍回復州海口駐劄○查歷年九月○商船退棹者

居多○進口漸少○奴才體察情形○如九月內南路海口安靖○又

有副都統祥厚在南路駐劄○奴才即前赴中路連雲島沒溝

營等處海口履勘○順道回省○將奴才衙門應辦一切公務○趕

緊清理。以便預備出邊行圍。

者英奎再查奉天沿海海口。歷年必待春融氷泮。商船始能進口。惟金州地處極南。氣候較暖。且該處海口。多係貼岸老水。積深三四十丈。雖極寒之時。邊岸仍不凝凍。是以歷來冬令。進口船隻轉多。今逆夷膽敢在該口內外試水淺深。未必不預為冬令停泊之計。是金州海口。冬令尤應嚴加防禦。方昭慎密。 奴才再四思維。將前經調來金州防堵之熊岳官兵二百名。及本城派出防堵官兵民役等。冬月仍令其在各該海口駐紮。可期預備。 奴才仍恐兵數較單。將由蓋州撤回馬隊前鋒兵六十名。官二員。交金州城守尉

實山管帶。飭令歸入熊岳官兵隊內。在金州駐紮。以資捍
衛。所有在金州駐紮官兵。應支十。冬。臘。正。二。五箇月糧餉。
均已羣清。交該尉縣妥為支發。又查防堵各海口官兵民
役。凡由各該本城出派者。仍令照舊防守。雖屆冬月。亦可
毋庸裁撤。以期有備無患。其餘由省調撥防守蓋州。復州
官兵六百四十名。錦州副都統遺慶。由義州及西四路。調
撥防堵錦州所屬各海口官兵四百名。應俟冬初。體察各
海口情形。如果安靖。即將所調官兵。暫行撤回。以省兵力
而免虛糜。至熊岳副都統祥厚。錦州副都統遺慶屆期亦
應令其各回本任。

諭軍機大臣等。據耆英奏夷船在金州海洋游弋。並酌撥官兵防堵一摺。又另片奏。金州海口。冬令尤應嚴加防禦等語。覽奏均悉。暎夷船隻。現已乘風開帆。向東南放洋駛去。惟金州所屬之小平島等八處海口。均關緊要。必須小心防守。方可有備無患。著該將軍等嚴飭各員弁。加意巡防。留神瞭望。不得稍有疏懈。並體察情形。如九月內海口安靖。該將軍即前赴中路連雲島等處海口履勘。順道回省。辦理公務。其防堵各海口兵役。凡由各該本城出派者。仍著照舊防守。毋庸裁撤。其餘調撥防守各官兵。俱著酌量撤回。以節糜費。熊岳副都統祥厚。錦州副都統道慶。屆期無事。亦著各回本任。餘著照所議辦理。

己亥。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本年。八月二十等日。夷船駛入慈谿餘姚等縣內洋。直通海岸。經該府縣等。分頭剿擊。拴獲夷匪多名。奴才接據稟報。已於二十六日。附片奏明在案。查此案先於八月十九日夜。據甯波府知府鄧廷彩面稟。探有夷船數隻。駛入慈谿縣觀海衛洋面寄碇。奴才以該處係腹裏內洋。近接紹興府屬之餘姚等縣。該夷既在彼停船。其心叵測。誠恐闌入內地。當令隨營效力之已革巡撫烏爾恭額。會同狼山鎮總兵謝朝恩。壽春鎮總兵王錫朋。分飭文武員弁馳往。相機堵禦。旋據該府暨署

餘姚縣知縣汪仲洋先後稟報該府鄧廷彩會同江蘇候補知府黃冕等並帶捐資團練鄉勇之紳士葉仁等星馳前往於二十日行抵該處慈谿縣知縣蔣錫孫亦聞信趕至該府等見五桅夷船一隻在洋停泊其杉板船二隻業已駛至岸旁夷衆蜂擁登岸遂督兵勇奮力迎擊當用長矛戳斃夷匪七人生擒白夷四名其餘各夷登舟逃遁五桅夷船駛攏應援開礮轟擊因正值大風該舟顛蕩不定施礮無準遂帶同各船轉舵西駛時餘姚縣知縣汪仲洋在利濟塘地方防堵令巡船兩隻出洋哨探並以該處塘邊均屬粳沙夷船若駛入沙塗勢必陷住諭令如與夷舟相遇即設法誘令近塘以

便攻勦。是晚。夷舟由慈谿駛至。見巡船配兵稀少。即向追逐。巡船當往塘邊逃避。夷衆不識地利。仍向尾追。直至輭沙之上。船果被陷。該夷先尚施放鎗礮。至二十一日早。該船愈陷愈深。各夷張皇失措。該員升等即督兵勇。駕坐小船。駛近其旁。躍入艙內。生擒夷匪二十二名。內二名因傷重。旋即身死。餘夷或跳至杉板船逃竄。或落海淹斃。又在船內起獲銅礮二門。其餘各礮。因船沒水中。未經起出等情。奴才當飭將所獲各夷。解營審訊。並令餘姚縣設法查起陷沒夷船。旋又據上虞縣知縣龍澤潢會稽縣知縣許發和稟稱。據巡洋兵役。探有夷船。先後在慈谿餘姚接戰。龍澤潢督同俸滿調驗。卸事

之梁湖巡檢張用錫。代理梁湖巡檢馬國炳。在本境之踏浦港防堵。許發和。會督把總倪湧。曹娥司巡檢李澍在本境之瀝海所防堵。該兩處近在咫尺。聲息相通。二十三日辰刻。見夷船二隻由東駛至。該縣等與各員弁。分督兵勇。開礮抵禦。一船當時逃竄。一船被溜水所逼。直入內港。經兵勇用鎗礮擊斃十餘人。倪湧。即帶兵勇。跳入夷舟。拏獲夷匪四名。夷婦一口。並將該船及軍械船具。一併獲住等情。兹據陸續解營。委員研訊。內餘姚縣所獲之嘿哈哆唎在唊咭唎國官職較大。係屬頭目。其餘或係該國弁兵。或係工人水手。據嘿哈哆唎。供稱該國大幫船隻。多聚定。海。

各頭目又分坐兵船。在浙江江南各洋面游弈窺探伺隙。
搶掠牛羊。八月十九日。伊來坐大船。並帶杉板船二隻。駛
至慈谿洋面寄碇。次日令各夷分駕杉板登岸。被官兵生
擒戳斃多名。伊救援無及。駛至餘姚。又被巡船誘入沙塗。
船身陷住。以致就擒至上虞會稽等獲之哵咭唎嗹等男
婦五名。係由餘姚逃往等語。質之各夷。供亦相同。並提另
獲之夷目嘆士吖喇打盧等指認。據稱哵哈嗲唎係頭目
屬實。伏查該夷自定海被陷之後。時在各洋面游弈窺探。
此次又竄入內洋。直逼塘岸。希圖滋擾。實屬肆無忌憚。該
文武員弁。督率兵勇。或以力擒。或以計取。生獲夷匪多名。

明察

並獲船隻礮械等物。洵足振

國威而寒夷膽。使其知所儆懼。查辦更易為力。所有在事各

朱批。所見甚是嘉之。

員弁兵勇。可否容李擇其尤為出力者。酌量保奏。以昭激

勸之處。出自

逾格鴻施

伊里布又奏。竊奴於本年八月二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

密寄。八月二十一日。欽奉

上諭。夷情叵測。殊未可信。所有攻勦事宜。該大臣仍密為部署。如

該夷入口滋擾。即開放鎗礮。盡力殲除。不必因有天津稟訴一

事。轉滋顧慮。惟不得於洋面接仗。致有損失。至定海一縣。數百

里之地。夷兵雖衆。未必能處處環繞。且現有民人逃難渡海。及官員逃避之事。海洋遼闊。港汊紛歧。必當仍有路可通。務須密加察訪。以為進攻之計。又准字寄。八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據琦善奏稱。該夷聽受訓諭。業經全行起碇南旋。該夷既肯赴粵乞恩。自不值窮於所往。但恐沿海各督撫不知現在情形。特此飛示伊里布遵照。各守要隘。認真防範。如有該夷船隻經過。或停泊外洋。不必開放槍礮。但以守禦為重。勿以攻擊為先。其應布置嚴密之處。仍不可稍形鬆懈。是為至要。各等因。欽此。

伏查奴才抵浙之初。即定水陸夾攻之策。而海中接仗。難期確有把握。不過虛作聲勢。藉示牽制。全在陸路攻擊。方能

制勝。惟定海四面。俱屬大洋。陸戰之兵。亦須航海前往。巻
密加查訪。凡定海內渡之人。多由該縣之岑港白泉岱山
各處。乘坐漁舟。駛至鎮海之昆亭新碶岐頭山登岸。因該
數處路較僻靜。尚可往來。官兵往彼攻剿。必須由該數處
進發。然夷船時在洋面游弋。漁舟亦閒有被該夷瞭見追
逐攔截之事。兵船情形。更與漁舟不同。非俟夷船駛往他
處。中途毫無阻礙。不能連檣潛進。登陸攻剿。所需糧餉一
切。斷不能由內地運送接濟。亦應先向各嶴居民購買屯
積。俾無缺乏。業經分飭該府縣。及各委員密為部署。並遣
精細弁兵。出洋偵探該夷蹤跡在案。迨奉

皇上諭以該夷已在天津稟訴。奴才當與福建提臣余步雲籌商飭令各海口文武嚴加防守。非該夷闖入口岸。不得輒行出擊。其進兵事宜。仍應逐一籌辦。以防意外之虞。第須更加慎密。使該夷不致猜疑。今直隸督臣琦善。遵

旨剴切曉諭。該夷即起碇赴粵。聽候查辦。是其俯首帖耳。已有讐化之忱。〔朕知。甚合機宜。不負任使。可嘉之至。〕浙省更不宜輕於攻擊。致誤事機。奴才現已分飭各員弁。不得輒施槍礮。〔朕揣未必〕亦不得稍懈防閑。務使守衛仍舊謹嚴。招撫一無格礙。用副

聖主弭釁息兵之至意。至奴才抵浙以後。並未接有夷書。八月二十七日。據署鎮海營參將林亮光。收該夷來文一件。係夷目

伯麥。照會原任浙江撫臣烏爾恭額。浙江提臣祝廷彪。欲求將被獲之該國武官晏士打喇打甓等釋放。其時奴才尚未知直隸省作何查辦。惟思撫馭外夷之道。總在示之以誠。儻能先服其心。自可漸就吾範。查該夷現在為我所獲者。尚有寧波餘姚等府縣拴獲男婦二十餘名。該夷尚未知悉。應即並向告知。許其釋放以餌之。（朱批朕早料其未必出此辦理）至通商之事。尤該夷之本意。前曾在浙籲求。因前撫臣等將其來書擲還。故續至天津稟訴。此次該夷來文。雖不述及此事。而烏爾恭額等。給與回文。不妨一併敘入。以示歆動。當令烏爾恭額等。以現蒙特派奴才至浙查辦。該夷果能交還定海。撤退兵船。

芬自當仰乞

恩施。將晏士吋剌打釐及各男婦概行省釋。即通商一節。芬亦可

代為籲懇等詞具覆。正在奏報間。即奉

明諭。示以直隸查辦緣由。並據夷目辛好士。投具回文。欲芬先將

夷婦釋放。其交地退兵之事。以該國水師提督未回。未經

覆及。芬已查照直隸情形。備文向其開導。俟其水師提督

回日。如何具覆。再行請

旨酌辦。芬惟有相度機宜。妥為勸諭。令其迅速撤兵。歸我疆土。以

免勞師費餉。至直隸督臣琦善抵粵後。辦理情由。仰懇

俯賜隨時

示悉。以免彼此參差。

諭內閣。㖷夷前在浙江投遞字帖。懇求轉奏。烏爾恭額接收夷書時。並不將原書呈奏。遽行擲還。以致該夷船駛往各處。紛紛投訴。實屬昏瞶謬妄。致誤機宜。烏爾恭額著即行革問。著伊里布派委妥員。迅速解京。交刑部訊明治罪。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馳奏夷船直逼口岸。剿辦防堵情形。及探明進兵路徑。并先後接收夷書。給與回文各一摺。覽奏俱悉。前因㖷夷在天津海口起碇南旋。已派琦善馳赴廣東查辦。曾飛示伊里布等一體遵照。此次伊里布因㖷夷登岸。督率兵勇。將其船隻擊沈。礮位搶獲。並生擒夷匪多名。自係在未經

接奉廷寄之前。現在該大臣業經接奉廷寄。自必相機妥辦。毋誤事機。該夷目所投回文。欲將捡獲夷人釋放。於交地退兵之事。並未覆及。該大臣惟當剴切曉諭。告以爾等之來。原為訴冤乞恩起見。前在定海。係因言語不通。以致互相攻擊。傷我文武各員。此次我兵捡獲該夷官兵多人。亦係因該夷直逼口岸。先放槍礮。是以力加防禦。現仍仰體大皇帝中外一家之意。將所獲夷人。優加豢養。未行傷害。爾等果能迅速退兵。交還定海。定將歷次所獲男婦。剋日釋回。天朝誠信待人。斷無加以欺誑之理。該大臣如此曉諭。一面將捡獲夷人。妥為收管。一面密派明幹之人。分頭偵探。如果該夷確係退兵交地。始可將捡獲之人。

全數交還。其前次捦獲收管白黑夷人。亦著毋庸解赴廣東。統
俟交地時。一併辦理。至此次在事各員弁兵勇。著該大臣暫為
存記。聽候諭旨。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馳奏。剿辦防堵𠸄夷情形各一摺。此次伊里布
所辦剿撃各情。自係未經接奉廷寄之故。現已諭令將前後捦
獲夷人。妥為收管。俟探有退地撤兵確信。一併交還。併著伊里
布剴切曉諭。妥為相機辦理。寄琦善到粵後。務將查辦情形。一
面馳奏。一面知照伊里布。免致彼此參差。是為至要。原摺著鈔
給閱看

諭。寄諭署直隸總督訥爾經額。本日據伊里布馳奏夷船駛入浙江慈谿餘姚等縣內洋。直逼口岸。經派委文武員弁。分頭剿擊。並生擒夷匪多名。旋據該夷目投遞回文。欲將被獲夷人釋放等語。已有旨諭令伊里布剴切曉諭。一面將所獲夷人收管。俟該夷退兵交地。再將擒獲之人交還。察看情形。妥為辦理矣。琦善業於本月初八日。馳往廣東查辦。恐該夷未知琦善起程。仍復折回天津。該處海口。前調防堵兵丁。業經分別撤留。是否不致疏虞。著該署督於抵任後。趕緊料理。即行前赴天津。嚴密防範。并飭令員弁常川瞭望。毋稍疏懈。如果該夷折回。復有投遞

字帖等情。即著該督撫為籌畫。相機辦理。據實具奏。

癸卯。

欽差兵部尚書祁寯藻刑部侍郎黃爵滋奏稱臣等於八月二十六日。由浙江省城拜摺後起程。九月初二日。行至常州府舟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二十四日。欽奉

上諭一道。當即恭閱。仍行封固。迅速回船南下。臣等前在閩省查辦事件。因海疆情形。最為緊要。隨時訪察。水師提臣亦時有書信通問。茲查水師提督陳階平於三月二十三日。行抵福州。曾到臣等行館相見。據稱伊係陸路出身。蒙

恩簡調劇任。閩洋情形。尤為緊重。素未諳習。且年逾七十。誠恐精

力難勝等語。嗣於五月初間。聞其在圍頭洋面一帶。追探
夷船。夜遇風暴。船身顛簸。跌傷左腿。六月初七日。臣等接
到該提督來信。內稱醫治月餘未效。動輒需人扶掖。若不
靜心調理。慮成癱疾。水師任重。萬一貽誤。有負
聖明委任。抱疚益深。而甫經到任。又不敢遽自乞請。並將致督臣
鄧廷楨請為代奏開缺回籍調理信稿。鈔寄臣等閱看。維
時督臣正擬前赴泉州。適有廈門夷船滋事。該提督由陸
路折回。七月十二日。臣等由閩啟行。復接該提督來信。據
稱腿疾日增。督臣已代為陳請。臣等抵浙後。於八月二十
二日。復接該提督來信。據稱前此開缺之請。渥荷

聖恩。賞假調理。現當防夷緊要。何敢自便。且體氣素壯。所患亦漸

平復。惟膝筋拘攣。行走不甚便利。謹專摺謝

恩銷假等語。此該提督始而告病。繼而銷假之原委也。臣等在閩

時。聞該提督跌傷左腿。係因洋面素未慣習。不耐風濤。一

時暈船所致。督臣親赴泉州。目覩情形。為之入奏。臣等彼

時於泉見共聞之中。加以訪察。似無隱情。至是否別有齟

齬之處。臣等到彼。再行詳細詢訪。其厦門一役情形。臣等

在閩時。於六月十二日。接到該提督來信。據稱伊於初七

日午刻抵厦。將初三日攻擊夷船情形。查對確實。並鈔錄

署厦防同知蔡覲龍。護參將陳勝元。閩海關委員與貴。署

同安縣知縣胡國榮等聯銜原稟及受傷弁兵十四名傷

斃兵丁九名開具名摺寄臣等閱看衆與督臣鄧廷楨所

奏大畧相同此該提督於厦門一役函稱查訪確實之情

形也

硃批知道了